

史記

卷

一百十六之
一百二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9)
函號	剛 10 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漢太

史

今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

郎外

兵參

軍河

東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

弘文

學士

河內司馬

貞素

隱

唐諸王侍讀

辛

府長

史張

守節

正義

淺草文庫

西南夷君長

正義曰在蜀之南

以什數夜郎最大

索隱曰劉氏數音所具反

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捷為屬國也常昭云漢為縣屬并荆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為姓也○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其西靡莫之屬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非在越州北以什數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

滇最大

如淳曰滇音顛滇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為縣屬越嵩太守所理也○正義曰昆州郎州等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

自滇以北君長

以什數

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

索隱曰魑漢書作推音直道反

結音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常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鄉

榆常昭曰在益州牂牁音葉○正義曰上音牂牁澤在靡北百餘里漢牂牁縣在澤西益都靡非本桑榆至屬

國名為嵩昆明

徐廣曰永昌有嵩唐縣○索隱曰崔浩云嵩昆明二國名常昭云益州縣○正義曰嵩音髓今澧州也昆明嵩州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

皆編髮隨畜遷徙

正義曰編

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都最大

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嵩○索隱

曰服虔云徙笮二國名常昭云徙縣在蜀笮縣在越嵩○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徼外曰猶羌

嵩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自笮以東北君長

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音亡江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并州本冉駹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也其俗或土箸

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

大索隱曰案夷邑名即白馬氏也○正義曰括地志曰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家族楊氏居成州仇池

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

將軍莊躡其義曰其畧及州州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

中以西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躡音矩灼反楚莊王弟為盜者

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二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也旁平地肥饒數

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也

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

類音案畧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

處險阨故道纒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也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

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

其符馬夔僮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夔國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索隱曰常昭云夔屬犍爲音蒲北反服虔曰舊京師有夔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

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正義曰番音婆唐

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

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索隱曰秦晉灼枸音知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根

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小類云枸者緣木而

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

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寔音求羽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

牁正義曰崔浩云牂牁繫船杙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

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椽船柯處仍改其名爲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

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

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

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

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

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屬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

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

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

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

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

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

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

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

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

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

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

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

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稍令犍為自葆就

正義曰今犍為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

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

竹杖

常昭曰邛縣之竹屬蜀嶺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

東南身毒國

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

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



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
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
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為求
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正義曰昆明在今雋州南
昆縣是也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
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王不知漢
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
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
行旁國虜其老弱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牂牁乃與其衆反
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

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

頭蘭索隱曰即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巴平頭蘭遂平南

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

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

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嶲

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

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

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

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

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

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
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
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
醬番禺大夏校邛竹西夷後掄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前翦○索隱
曰掄謂被分割也剽音是妙反言西夷後被卒為七郡
掄割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
徐廣曰健為牂牁越嶲益
州武都沈犁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

西南外徼

莊躋首通

漢因大夏

乃命唐蒙

勞漫靡莫

異俗殊風

夜郎最大

邛笮稱雄

及置郡縣

萬代推功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特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索隱曰右不宜在西夷之下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

劍索隱曰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故其

親名之曰犬子索隱曰孟康云相如既學索隱曰函道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相如受 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貨為郎事孝景

帝為武騎常侍索隱曰張揖曰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

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

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

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為號爾而徐廣云字為非漢書作嚴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莊改姓嚴也

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

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

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

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曰案臨邛郭

下之亭也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

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

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

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

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

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醢臨邛令

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

再行索隱曰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是時卓王孫

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

之郭僕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挑挑也

以琴中燒之挑音徒了反燒音如了反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棲

得托子尾未為妃交情通體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

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閒雅甚都郭璞曰都猶姣也詩曰洵美且都及飲卓

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

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

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曰案孔文祥云

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

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

父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索隱曰文頴云第日也郭璞云第發語之急耳

如往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王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

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

曰鑪酒肆也以上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

為墮邊高似鑪稱此者言其無耻也今與保庸雜作方言曰保庸謂之

滌器於市中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溉者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

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

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

游郭璞曰厭游官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

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

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郭璞曰豈獵犬也上讀子虛

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

曰稱說鳥有先生者徐廣曰鳥一作惡鳥有此事也為齊難

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為折中之談也

故空藉此三人為辭索隱曰藉音假借與積同音以推天子諸侯之

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

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

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鳥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

音託而無是公在焉坐定鳥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

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

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

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

罟彌山郭璞曰罟置也音浮正義曰說文揜兕麟鹿

射麋脚麚徐廣曰麟音吝駟案郭璞曰脚倚足韃車轆

脚倚也說文云驚於鹽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

也染濡也音而公反又音而悅反濡之於輪鹽而食之

同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

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也

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後出游游於後園竟於有無然猶未能偏觀也又惡足
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予之所聞見而言
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
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索隱曰楮詮音
風反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數也在
南郡華容縣郭僕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
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
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
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者蓋
縣名遠取化澤故有城也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
焉其山則盤紆莽鬱隆崇嶺岑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
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索隱曰案漢書注
此卷多不題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
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

赭堊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張揖云赭赤土
出少室山至白堊本草云一名白堊也雌黃白

坳徐廣曰音符。案漢書音義曰白符白石英也。索
隱曰白坳出魯陽山蘇林音附。正義曰藥對曰雌

黃出武都山谷與雄黃同山錫碧金銀正義曰顏云錫青金也
碧謂王之青白色者也衆色

炫燿照爛龍鱗郭璞曰如
龍之鱗采其石則赤玉玫瑰郭璞曰赤
瑾也見楚

辭玫瑰石珠也琳璿琨珸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珸石次王者珸
者。索隱曰司馬彪曰琨珸石之次至也河圖云流州

多積石名琨珸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案字
或作昆 瑊玕玄厲徐廣曰瑊音古咸反功音勒皆次至
吾也

瑊石武夫徐廣曰石似王駟案漢書音義曰玄厲黑石可用
者其東則有

憲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
其狀若葵其臭如麝蕪

芷白芷若杜若。索隱曰司馬彪云蕪香草也本草云
黃草一名蕪廣志云蕪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

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葉正紫也張揖云衡柱衡
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臭如麩
蕪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香味亂細辛葉似葵故
藥對亦以為似細辛也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菹埋蒼
云齊菹一曰菹字林曰菹音昌亥反又音昌里反菹音
火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
文理莖葉皆有長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
雅云烏蓬射干本草名烏扇也司馬彪云芎藭似藁本
郭璞云今歷陽呼為江離淮南子江離麩蕪諸蕪得且
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
徐廣曰博音四沃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麩蕪
蕪芷也似蛇床而香諸蕪甘柘也博音蕪荷也○索隱
曰吳錄曰臨海縣開水中生江離正青似亂髮即離騷
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葉紅花則與張勃所說又別案
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樊光曰藁本一名
麩蕪根名藭芷藥對以為藭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則
芎藭藁本江離藭蕪並相似備是一物也博音普各反
且音子餘反漢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郭璞以為藭
荷屬未
知孰是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陲靡

索隱曰司馬彪云案衍窳下壇曼
平博也衍音弋單反壇音徒旦反
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郭璞曰巫山今
在建平巫縣也
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

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駟案漢書音義
曰苞蕤也○索隱曰斯音斯郭璞云葳蕤酸醬江東名烏

葳蕤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廣志
云京州地生析草皆中國苗燕麥是也
薛莎青蘋

日薛音先結反駟案漢書音義曰薛蘋
高也莎音鑄侯也青蘋似莎而大也音煩
其卑溼則生臧

葇蕤葇東蓄離胡
徐廣曰烏桓國有蓄似蓬草實如葵
子十月熟駟案漢書音義曰藏似亂

而葉大葇葇屏草也兼蕪也葇蘆也○索隱曰卑音婢
卑下也郭璞云葇尾似茅兼葇音兼加孟康云兼葇似

蘆也郭璞云葇蔽也似葇而細小江東人呼為葇高又
云葇蘆也似葇而細小江東人呼為葇高又

葇音蔽廣志云東蓄子色青黑河西記
云貸我東蓄償我白梁也離胡謂菰米
蓮藕菰蘆

徐廣
菴藺軒芋
漢書音義曰菴藺高也
軒芋猶草也○索隱曰

郭璞云菴蘭子可療病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

斷芋生水中今揚州有也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

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正義曰郭注山海經云蛟似蛇而四脚小細頭有白

嬰大者數十圍卵生子有一二解瓮吞瑋瑁正義曰似人鼈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以胃鼓

文出南海可鼈龜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榎檉豫章郭璞曰榎以飾器物也

杞也似梓栲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正義曰按温活人云豫今之栲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

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桂椒正義曰郭云桂似枇杷葉而大白木冬夏常青按今諸寺有桂樹葉若枇杷而小光靜冬夏常青其皮不中食蓋二色桂樹

木蘭其實如小甘辛美南人以爲梅也藥離朱楊徐廣曰藥音扶

山梨朱楊赤楊也索隱曰郭璞云朱楊赤莖柳生水

也河柳是也檀栲栗橘柚芬芳徐廣曰栲音郢

也也正義曰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其上則有赤

暖蠃徐廣曰音勅柔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郭璞曰

須為旒旌言橈弱也通帛為旒也 曳明月之珠旗漢書音義曰以建于

將之雄戟漢書音義曰于將韓王劔師雄戟胡中有解

者姓如淳曰于將鐵所出晉灼曰闔閭鑄于將劔應劭

說是方言云戟中小子刺者所謂謂雄戟也周處風上

云戟為五兵雄也鮑音巨案周禮冶氏為戈胡三

之注云胡其子也又周禮圖謂戟反曲下為胡也左鳥

嗥之雕弓索隱曰張揖云黃帝乘龍上仙小臣不得上

名鳥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文又韓詩外傳云弓工之

妻曰此弓是太山南鳥號之柘案淮南子云鳥號柘桑

其材堅勁烏棲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標呼其上伐取右

夏服之勁箭徐廣曰韋昭云夏夏昇也矢室名曰服呂

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陽子驂乘

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也索隱曰案夏昇善

阿為御漢書音義曰陽子仙人陽陵子織阿月御也

也孫陽字伯樂秦穆公臣善御者也或曰織阿美女姁

好貌又樂彥曰織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歷數度

入月中因為月御也郭案節未舒索隱曰郭璞曰言頓

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也司馬彪云案

而行得節故曰案節馬足節陵狡獸麟 叩叩楚距虛郭

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節陵狡獸麟 叩叩楚距虛郭

曰叩叩似馬色而青距虛即叩叩變文互言軼野馬而

之穆天子傳曰叩叩距虛日走五百里也軼野馬而

轉駒駮徐廣曰轉音銳駒案郭璞曰野馬如馬而小駒

而殺之駒音乘遺風而射游騏 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

不角者騏也索隱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古今注

曰秦始皇馬名韋昭曰騏如馬無角非麒麟之麟音

儵聃淩冽徐廣曰淩音七見反淩音力諸 雷動燁至

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韋昭曰在自在指 洞習

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阿房宮賦

仿佛正義曰佛言似神仙也戰國策云鄭之美於是乃

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獵也音遼索隱曰爾雅云宵獵曰獠嬖珊勃率上

金隄索隱曰嬖珊音素忽反揜翡翠射鷓鴣漢書音義曰鷓鴣鳥似鳳

也索隱曰司馬彪曰鷓鴣山鷄也許慎云鷓鴣鳥也郭璞曰似鳳有光彩音俊宜李彤云鷓鴣神鳥飛光竟天

微曾出織繳施徐廣曰繳音斫弋白鷁連鴛鴦郭璞曰野鴝也鴛音加

索隱曰爾雅云舒鳩鷓也正義曰鷓水鳥也鴛鴦雙連謂兼獲也抱朴子云千歲之鷓純白能登於木

鷓下玄鶴加郭璞曰詩云式言加之是也正義曰司

傳云胎生也相鶴經云鶴壽二百六十歲則怠而後發

色純黑按弋雙鶴既下又加玄鳥之上也

游於清池浮文鷁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書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楊桂棹徐廣曰音曳駟案韋昭曰棹棹也張翠帷建羽蓋罔璚瑁鈞紫

貝郭璞曰紫質黑文也正義曰毛詩蟲魚疏云貝水

之介蟲大者蚌音下郎反小者為貝其白質如玉紫

點為文皆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撻金

九真趾以為杯盤實物也貨殖傳云貝寶龜是也

鼓吹鳴籟漢書音義曰撻榜人歌郭璞曰唱權歌也榜船也音謗聲流

喝徐廣曰鳥邁反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礪

礪郭璞曰靈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灑乎淫淫班乎裔

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王云楚王游於陽雲

之臺駟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

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將割輪

淬自以為娛徐廣曰淬平內反駟案郭璞曰將膊淬染也將音儻也臣竊觀之齊

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

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

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

索隱曰有作階蘇林云階音渚小洲曰渚謂東有大海之渚也南有琅邪

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正義曰

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在山上

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索隱曰張揖云

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游觀音一與反。正義曰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上山觀也括地志云

成山在萊州文登縣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

正義曰括地志云罘山在萊州文登縣浮勃澥漢書音義曰海

西北百九十里言射獵其上也罘音浮

別枝名也。索隱曰案齊都賦云海旁曰勃澥水曰澥也

游孟諸郭璞曰宋之藪澤名。正義曰周禮

職方氏青州藪曰望諸邪與肅慎為鄰正義曰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

云鞞鞞國古肅慎也亦曰挹樓在京東北八千四百

湯谷為界正義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在黑齒北上有扶桑木水中十月所落張揖

云日所出也許焮田乎青丘傍俚乎海外正義曰服虔

慎云熱如湯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

曾中曾不蒂芥

索隱曰張揖云蒂芥刺鯁也郭璞云言不覺有也

若乃倣儻塊

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

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

正義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上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為司徒敷

五教主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

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

索隱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李善曰

言見先生是

是以王辭而不能復

索隱曰郭璞曰復答也

何為無

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

郭璞曰听笑貌也索隱曰听音斷又音牛隱反

曰

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

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

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

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

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

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

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

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郭璞曰西極國也正義曰文類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

言左爾雅云西至於幽國為極在長安西故言右

丹水更其南

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

山紫淵徑其北

郭璞曰紫淵所未詳正義曰山海經云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其水紫

色注亦紫在縣北於長安為北終始霸澹出入涇渭

索隱

曰張揖曰霸出藍田西北而人渭澹亦出藍田谷北至

霸陵入霸澹二水盡於苑中不出故云終始也涇渭

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并頭

也音批巖衝壅正義曰批白結反巖巖司馬犇揚滯沛

利也音批巖衝壅彭云批反擊也壅曲隈也臨坻注壑正義曰坻音遲坻水

爾雅云水注澆澆實陸索隱曰澆音士澆反澆音士卓

曰澆壑也澆澆徐廣曰澆音沈澆音沈隱隱砰磅訶磕正義曰砰發萌

呼宏反澆苦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滴滴漚漚淅淅鼎沸郭璞曰淅音

廣雅云涘涘決流也周成雜字云淅淅水沸之貌也

波跳沫徐廣曰一汨急漂疾反郭璞云汨急音華給

轉貌也悠遠長懷散貌也寂寥無聲肆乎末歸然後灑

漉漉漾正義曰晃養二音郭安翔徐徊翯乎滴瀈索隱曰翯

音翯高音編詩曰白鳥翯翯郭璞

云水白光貌翯音鳥高音昊也

東注大湖正義曰太湖在蘇州

西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正義曰螭丑知反文頽

龍也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虬

無角曰螭按虬皆龍類而非龍

郭璞曰鮪鮪鮪也音豆曹蜺離未聞

反鮪未卸反李奇云周洛曰鮪蜀曰鮪

三月遡河上能度龍

門之限則為龍矣

鮪鮪鮪徐廣曰鮪音虔鮪音託

多口魚駟案郭璞曰鮪似鮪而

黑漢書音義曰鮪似鮪而大也

禹禹鮪鮪徐廣曰鮪音虔鮪音託

捷鰭擢尾振鱗奮翼

潛處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玗璠江靡

郭璞曰靡崖也。索隱曰應劭云明月珠子生於江中

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正義曰捷音乾鮪音祁捷舉

也鮪者魚

昔上鮪也蜀石黃磬郭璞曰磬水玉磊砢郭璞曰水磷

曰鷓鴣霜鷓鴣似鴨而大長鷓赤目紫紺色也。索隱

曰鷓音保郭璞云鷓似鷓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鷓

似鷓而虎文也。正義曰鷓鴣燭王二百郭云似鷓而

大長鷓赤目紫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間中若時有

雨鳴鷓者生子善。鷓音環索隱曰郭

關江東呼為燭王。鷓音環索隱曰郭

郭間有水鳥大如鷓而短尾色紅白深目日旁毛皆長

而旋此其是乎。鷓音旋漢書亦作旋日。正義曰郭云

交青似鷓而脚高。煩鷓鷓。徐廣曰煩鷓一作番鷓鷓

有毛冠辟火災。煩鷓鷓。音容駟案漢書音義曰煩

鷓鳥也鷓鷓似鷓灰色而雞足。索隱曰鷓鷓鷓鷓

曰郭璞云煩鷓鷓屬鷓鷓一名章渠也。鷓鷓鷓鷓

音鷓水鳥也鷓音斯鷓音火交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鷓

鷓蒼黑色郭璞曰鷓魚鷓也脚近尾鷓鷓鷓也。索隱

曰張揖曰鷓鷓似魚虎而。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

蒼黑郭誦証本作鷓鷓也。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

漢云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汎音馬泛。隨風澹淡與波

音芳劔反廣雅云汎汎汎汎汎羣浮也。隨風澹淡與波

推蕩掩薄草渚。正義曰掩覆也薄依也。隨風澹淡與波

水草呂氏春秋曰大胡之菁也。索隱曰左傳云蘋蘩

藻即聚也。正義曰喞疏甲反喞文甲反鳥食之聲

也。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龍峽崔巍峩峩。正義曰龍力

反崔在回反巍五。深林鉅木斲巖參差。正義曰斲音咸

回反郭云皆峻貌。深林鉅木斲巖參差。又仕銜反參音

楚林反差楚宜反顏云斲。九變截薛南山峩峩。漢書音

巖尖銳貌參差不齊也。九變截薛南山峩峩。義曰九

變山在左馮翊谷口縣西截薛山在池陽縣。巖陀音

比。正義曰變子公反截才切反薛五結反。巖陀音

錡推菱屬崎。郭璞曰陀崖際巖音魚晚反錡音蟻推音

崎音倚。振谿通谷。索隱曰張揖云振拔也水注川曰

振音極。振谿通谷。漢書音義曰。谿音呼合反呀音呼

產溝瀆。漢書音義曰。谿音呼合反呀音呼。加反問音呼

下反。索隱曰司。自陵別島。正義曰高平

馬彪云谿呀大貌谿問空虛也。自陵別島。曰陸大陸曰

阜大阜曰陵。歲磈裊。正義曰歲於鬼反磈魚鬼反裊

水中山曰島。歲磈裊。鳥罪反裊胡罪反皆高峻貌

史記卷之三十一 列傳

史記卷之三十一 列傳

史記卷之三十一 列傳

丘墟崑崙正義曰虛音墟崑口忽反又口隱麟鬱嶠正義曰

皆其形勢也郭云登降施靡正義曰郭璞云施靡猶連延郭璞云沈溶淫鬻索隱曰

郭璞云波池旁頽貌波音皮解音被郭璞云游激淖衍貌正義曰溶音容郭璞云散渙夷陸索隱曰

廣平陸亭臯千里靡不被築郭璞曰言為亭候於臯隱皆陸掩以綠蕙正義曰張云綠王芻也蕙薰草也顏云綠

也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爾雅云某一名王被以江離糝以麋蕪正義曰綠女又反雜以流夷漢書音

夷新專結縷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怖駟案漢書音義夷也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布種之者也

積戾莎徐廣曰草可染紫揭車衡門案本射干徐廣曰揭音菜駟案郭璞曰揭

車一名乞與橐本橐荻射干十月生皆香此薑藁荷索

曰張揖云此薑子薑也案四明月令牛薑謂之此薑音紫。正義曰薰人羊反柯根旁生笋若夫荈可以為道

又治蟲歲橙若蓀郭璞曰歲未詳橙柚若蓀香草也。柚也漢書作歲持小顏云歲寒漿也持當為符字之誤

爾符鬼日也案今讀者亦呼為登謂登草也姚氏云蓀草似昌蒲而無春也鮮枝黃礫郭璞云皆未詳。索隱

生溪澗中蓀音孫鮮枝黃礫曰張揖云皆草也可馬

彫云鮮支即今支子或云鮮枝亦香蔣苧青頰徐廣曰

草也小顏云黃礫者黃屑木恐非也蔣苧青頰苧音侍

駟案漢書音義曰蔣苧也布渡閔澤延曼太原麗靡廣

苧三稜。索隱曰苧音頰布渡閔澤延曼太原麗靡廣

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郭璞曰香郁郁斐斐眾香發越

於正義曰暗曖奄愛二音皆芳香於

是乎周覽泛觀瞋矜軋洌徐廣曰眞音丑人反矜一作

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索

隱

螺於東箱正義曰蚶一乳反象輿婉蟬於西清漢書音義曰山出象

輿瑞應車也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地也正義曰婉蟬宛善二音顏云蚶蟬婉蟬皆行動之貌也靈園

燕於間觀郭璞曰靈園淳園仙人名也索隱曰張揖

也倭倭之倫暴於南榮漢書音義曰倭倭仙人名也

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

遠走馬也應劭曰南榮屋簷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

庭槃石祿崖徐廣曰祿音脣○索隱曰如淳曰祿音祿

之忍反嶽巖倚傾差我磔磔徐廣曰我一作池磔音雜磔

若彫玫瑰碧琳珊瑚叢生正義曰郭璞曰珊瑚生木底

交錯無有璿王旁唐索隱曰郭璞云瑣編文鱗徐廣曰

赤瑕駁犖索隱曰說文云瑕王之小赤色張揖曰

反雜甫其間徐廣曰雜一云垂綬琬琰和氏出焉徐廣

二人曰琬曰琰架愛二女斷其名于茗華之王茗是琬

華是於是乎盧橘夏孰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

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索隱曰應

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

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

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

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黃

甘橙棗徐廣曰音枇杷燃柿徐廣曰燃音而善反果也

香草也韋昭曰燃音汝蕭反郭璞云燃支木也燃音烟

矜音 檉 檉厚朴 徐廣曰檉音亭山梨。索隱曰司馬彪

勤厚朴藥 檉 檉厚朴 曰上黨謂之檉檉齊都賦云檉檉熟也

名也 檉 檉厚朴 徐廣曰檉音弋井反檉棗似柿。索

其味酢出江南荆楊異物志其實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

外內著核熟時正赤味甘酸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

可作酒也。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含桃呂氏 隱夫

春秋云鶯鳥所舍故曰含桃爾雅謂之荆桃也 隱夫

鬱棗 鬱棗 徐廣曰鬱一作菓格音苔駟案郭璞曰

音速 檉音杏隱夫未聞。索隱曰晉灼曰荔枝大如雞

子皮麤剥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廣志云

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冬夏青茂 羅乎後宮列乎北

有華朱色荔字或作離音力致反 羅乎後宮列乎北

園 園 郭璞曰園猶 下平原楊翠葉杙紫莖 郭璞曰

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耀鉅野沙棠檉櫛 漢書音

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 華 華

美者沙棠之實檉果名櫛似櫛果冬不落也 華 華

櫛 徐廣曰况一作楓駟案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為

索也。索隱曰古今字林云櫛合櫛也郭璞云楓似

白楊素圓而岐有脂而香健母舍人曰楓為樹厚葉弱

莖大風則鳴故曰攝攝攝攝平仲木也亦云火棗木一

云王精食其子 留落胥餘仁類并闕 徐廣曰類一作實

得為神仙也 留落胥餘仁類并闕 駟案郭璞曰落獲

檉音 檉 檉厚朴 徐廣曰檉音亭山梨。索隱曰司馬彪

勤厚朴藥 檉 檉厚朴 曰上黨謂之檉檉齊都賦云檉檉熟也

名也 檉 檉厚朴 徐廣曰檉音弋井反檉棗似柿。索

其味酢出江南荆楊異物志其實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

外內著核熟時正赤味甘酸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

可作酒也。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含桃呂氏 隱夫

春秋云鶯鳥所舍故曰含桃爾雅謂之荆桃也 隱夫

鬱棗 鬱棗 徐廣曰鬱一作菓格音苔駟案郭璞曰

音速 檉音杏隱夫未聞。索隱曰晉灼曰荔枝大如雞

子皮麤剥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廣志云

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冬夏青茂 羅乎後宮列乎北

有華朱色荔字或作離音力致反 羅乎後宮列乎北

園 園 郭璞曰園猶 下平原楊翠葉杙紫莖 郭璞曰

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耀鉅野沙棠檉櫛 漢書音

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 華 華

美者沙棠之實檉果名櫛似櫛果冬不落也 華 華

櫛 徐廣曰况一作楓駟案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為

索也。索隱曰古今字林云櫛合櫛也郭璞云楓似

白楊素圓而岐有脂而香健母舍人曰楓為樹厚葉弱

莖大風則鳴故曰攝攝攝攝平仲木也亦云火棗木一

云王精食其子 留落胥餘仁類并闕 徐廣曰類一作實

得為神仙也 留落胥餘仁類并闕 駟案郭璞曰落獲

檉音 檉 檉厚朴 徐廣曰檉音亭山梨。索隱曰司馬彪

勤厚朴藥 檉 檉厚朴 曰上黨謂之檉檉齊都賦云檉檉熟也

名也 檉 檉厚朴 徐廣曰檉音弋井反檉棗似柿。索

其味酢出江南荆楊異物志其實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

何者揭孽傾敵貌也垂條扶於落莫幡纒郭璞曰扶於猶扶疎也

也隱曰皆飛揚貌紛容蕭瑟旖旎從風索隱曰張揖云旖旎猶阿那也瀏

荏艸吸徐廣曰荏音栗。索隱曰郭璞云皆林木鼓動之聲瀏音留荏如字艸古卉字吸音翕蓋

象金石之聲正義曰金鐘石磬管籥之音正義曰廣雅云象籥長一尺圍一寸有六

孔說文云籥三孔籥也柴池徐廣曰柴音差虎音柴池參差也荏鹿不齊徐廣曰荏音差旋環後宮雜遝累輯徐廣曰雜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

雌雌攫飛鷗徐廣曰雌音于季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雌似獼猴仰鼻而長尾攫似獼猴而大飛鷗

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顛飛也。索隱曰郭業曰蠛蠓鼠也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雌音贈遺之

也攫音古約反雌今抗尾端為兩岐大雨便以尾挿鼻

兩孔郭璞云攫色蒼黑能攫搏人故云攫也。蛭蝮蠹蝮徐廣曰蛭音質蝮案

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蠹蝮似獼猴而黃蝮漢書音義曰山海經

未聞。索隱曰張揖云蛭蟻也蝮蠹也蠹蝮似獼猴也顧氏云攫音塗卓反山海經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

人首四角名為蠹蝮即此也字或作攫郭璞云攫非也。上已有雌攫此不應重見又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

獸毛色如猴能緣高木其名為蝮字林云蝮音狄蛭蝮二獸 蜥胡毅蛭徐廣曰蜥音在廉反似蜥黑身毅音呼

名子也。索隱曰張揖云蜥胡似獼猴頭上有髮鬣以後黑郭璞曰毅似鼯而大鬣以後黃一名黃鬣食獼猴蛭

未聞姚氏案山經云即山有獸狀如龜白身赤首其名曰蛭又說文云蜥胡黑身白鬣若帶手有長白毛似掘

也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正義曰郭云互經互相經過天

蟠枝格偃蹇杪顛正義曰天音妖蟠音矯杪音弭沼反郭云皆攫猴在樹共戲恣態也天蟠

也。於是乎隄絕梁正義曰張云絕梁斷橋騰殊榛正

曰榛仕斤反爾雅云木
藜生為榛也殊異也
捷垂條正義曰捷音才業反張云捷特懸垂之條

稀間郭璞曰踔縣
牢落陸離爛曼遠遷正義曰郭云奔走崩騰狀也顏

常雜亂移徙
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

客庖厨不徙後宮不移正義曰說文云庖厨屋鄭玄注

言宮館各自有
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

獵乘鏤象六王蚪徐廣曰以玉為飾駟案郭璞曰鏤象

曰黃帝駕象車
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可反張云折毛

虹蜺六交龍是也
靡雲旗正義曰張云畫熊
前皮軒後道游郭璞曰

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
皮者也道遊車游游車皆見周禮也
孫叔奉轡衛公駟

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衛
扈從橫行出

乎四校之中

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鹵簿矣。索隱曰晉灼云扈大也文頽曰凡五校今言四

者一隨天
鼓嚴簿縱獠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駟謂鼓嚴於林簿之

中然後
江河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

車騎靄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

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郭璞曰貔執夷
搏豺狼正義

擊也杜林云豺似狗
手熊羆正義曰張云熊犬身人足

能攀沿上高樹冬至入
足野羊郭璞曰野羊如羊千

穴而蟄沿春而出也
鵠蘇徐廣曰蘇尾也。索隱曰孟康云鵠鵠尾也蘇折

之鵠以蘇為奇故特言之以成文
綉白虎徐廣曰綉音

耳鵠音曷决疑注云鳥尾為蘇也
被函文郭璞曰著斑衣。索

史記卷一百七 列傳 三

騎鵝冠武文單衣即此斑文也

跨野馬索隱曰跨乘之也陵三變之危漢書音義曰三

變三成下積歷之坻郭璞曰積歷阪名也。正義曰音

處言獵人徑陵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郭璞曰飛廉龍

者弄解牙漢書音義曰解牙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

索隱曰解音蟹格瑕蛤鋌猛氏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

牙音文姝反皆獸名。索隱曰晉灼

曰蝦蛤闕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腎驪裏射

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說文鋌小牙也音蟬

封豕郭璞曰驪裏神馬日行萬箭不苟害解脰陷腦索

曰張揖云距項也陷音苦念反亦依字讀也

輿彌節裴回翺翺往來觀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

然後浸潭促節索隱曰浸潭猶漸冉也漢書條復遠去

郭璞曰夏音謝盛反流離輕禽楚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徐廣曰

一作惠也。正義曰轉音衡抱朴子云曰鹿壽千歲滿

羣軼赤電遺光耀徐廣曰超陵赤電電追怪物出宇宙

正義曰怪物謂游臯飛虞也張云天地四方曰宇性

古來今日宙許慎云宙舟輿所極也按許說宙是也

繁弱正義曰上鳥繁反文穎云鸞牽也繁弱夏后氏良

箭名左傳云分魯公以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

滿白羽正義曰文穎云引弓盡箭鏑為射游臯櫟蜚虛

郭璞曰臯臯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髮食人飛虛鹿頭龍身神獸櫟梢也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什徐廣曰射淮的然後揚節而上浮陵

驚風歷駭飈正義曰飈音必遙反爾雅云乘虛無與神

俱正義曰張云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驩玄鶴亂

昆雞徐廣曰麟音躡。正義曰麟音道孔鸞促駿驥拂

鷲鳥捐鳳皇漢書音義曰道秦由反鷲鳥鷄反張云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彩之鳥名曰鷲鳥

也正義捐山交反京房易傳云鳳皇鳴前麟後雞喙

頷蛇頸龜背魚尾麟翼高丈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

五采而首文曰經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捷駕雛

掩焦明鷓明似鳳。索隱曰張揖云鷓明西方之鳥也樂汁圖徵曰鷓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

正義曰按長喙踈翼覓尾非幽閑不集非珍物不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

襄羊索隱曰郭璞曰襄羊猶彷彿降集乎北絃郭璞曰絃維也北率

乎直指闡乎反鄉蹙石闕歷封巒過鳩鵲望露寒徐廣

音支駟案漢書音義曰皆其泉宮左右觀名也下棠梨漢書音義曰棠一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

息宜春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宮在應州萬年西南三十里西馳宣曲濯鵠牛首

漢書音義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名在山林苑西頭登龍臺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

近掩細柳正義曰郭云觀名觀士大夫之勤略鈞僚者

之所得獲徐廣曰鈞一作診也觀徒車之所鞿轢正義曰鞿轢也乘

駟之所蹂若徐廣曰蹂音人久反人民之所蹈躡與其窮極倦飢

徐廣曰音劇驚憚惛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滿

谷拚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索隱曰張

揖曰臺高上張樂乎鞞鞞之宇徐廣曰鞞音葛。索隱曰郭璞云言曠遠深貌

也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郭璞曰木貫鼓中加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

羽葆其上所謂樹鼓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索隱曰張揖曰葛天氏三皇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三

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

關一曰戴民二曰玄身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

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千人唱萬人山陵為之震

動徐廣曰一作勳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閩

中有俞水僚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

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漢書音義曰于遮歌

曲名○索隱曰張揖曰禮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

諷員三人楚詞云吳謠蔡謳淮南員四人于遮曲是其

意也文成顛歌郭璞曰未聞也○索隱曰文穎曰文成遠

作西南夷歌顛即滇字族舉遞奏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鎗鎗

磬郭璞曰錯磬鼓音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

淫案衍之音郵郢續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

遺風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

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為

節其樂促迅哀切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

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索隱曰郭璞云言恣其觀

也列女傳曰樂靡曼美色於後索隱曰張揖曰靡細曼澤也韓子曰曼服皓齒

也若夫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索隱曰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如

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為洛水之神宓音伏絕殊離俗索隱曰郭璞曰俗無雙也姣冶

嫺都索隱曰郭璞云姣好也都雅也詩云姣人姣今方夫曰嫺雅也或作郭璞曰靚莊曰靚莊靚莊刻飭便嬛綽約郭璞曰靚莊柔

閑漢書本作閑徐廣曰音娟○索隱曰柔繞嬛嬛皆骨體與弱長艷貌也廣雅云嬛嬛容也張揖曰嬛嬛猶婉

也徐廣曰音娟○索隱曰柔繞嬛嬛皆骨體與弱也徐廣曰音娟○索隱曰柔繞嬛嬛皆骨體與弱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二十五

張揖云施袖也郭璞曰獨繭
繭絲也埋倉云施衣長貌也

眇閭易以戍削徐廣曰閭易衣長貌

戍削言如郭璞曰衣服娑娑貌。正義曰嫺

刻畫作之郭璞曰衣服娑娑貌。正義曰嫺

與世殊服芬香溫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樂

索隱曰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詞曰美人長眉連娟微睇

皓齒以嬌又曰娥眉笑以的皪音樂也

緜藐索隱曰郭璞曰連娟眉曲細也綿藐視遠色授魂

與心愉於側索隱曰張揖曰彼色來授我我魂往於是

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

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

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

以瞻萌隸墮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

禁正義曰實滿也言人滿虛宮觀而勿侈正義曰侈音

離宮別館勿令人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

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

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游乎六藝之囿正義曰六藝云言田獵訖則遍驚乎仁

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射狸首兼騶

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弋玄鶴建

千戚載雲罕揜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索隱

之車說者以雲罕為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鹵簿圖云

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旒罕車與九旒車別也揜捕也張

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悲伐檀素隱曰張揖曰

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其詩刺賢者不

遇明樂樂胥言王者樂得賢材之人使在位故天與之

福祿也胥音先脩容乎禮園正義曰禮所以自

書圃正義曰尚書所以明述易道

中知人事下明地理也言田獵放怪獸正義曰張云苑

乃射訖又歷設六經之要也也伏獵

也伏獵登明堂坐清廟正義曰明堂有五帝廟故

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正義曰言天下之

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索

曰漢書作焘然猶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

帝索隱曰司馬彪云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

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索隱曰抗

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

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

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

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

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曰

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

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

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

論之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云刪取非謂削除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

刊劉失其意也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索隱曰張揖云蒙故鄱陽令為郎中使行略取之文穎曰夜郎

西夔中郎夔中皆西南夷後以為犍發巴蜀吏卒千人索隱曰夜

柯捷為二郡夔音步北反案巴蜀

二都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誅其

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

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

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

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

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曰文穎曰番禺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伐閩越

後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弔讀如字小顏云兩

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

所以云弔爾南夷之君西夔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

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曰喁五恭反口向上也皆爭歸義欲為臣妾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

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曰賈逵云賓伏也發巴蜀士民

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

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索隱曰張揖云

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與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案唐蒙為使而用軍興法制故驚懼蜀人也郡又擅

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獲

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

米箕縣著枯棹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

○索隱曰字林云箕漉米藪也音一六反纂要云箕浙

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皆攝弓而馳索隱曰攝音女頰反荷兵而

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

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被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

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

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索隱曰如淳曰析中

諸侯也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終則遺

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

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

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

殺或云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

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

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

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

田時重煩百姓索隱曰重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

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索隱曰亟音

紀力反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母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

亟急也

史記卷一百七 列傳 五

漢書音義

音女頰反

音一六反

音女頰反

音一六反

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

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

萬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曰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

不便索隱曰案謂是時邛笮之君長索隱曰文穎曰邛

者今為定笮縣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

臣妾請吏比南夷索隱曰謂請置漢吏天子問相如相

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

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索隱曰張揖

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犍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

為中郎將索隱曰四百石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

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

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主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

弩矢先驅索隱曰案亭吏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

守率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

守郊迎負弩魏公子故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

爛矢迎公子蜀人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太城

於界上是也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

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

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

門下獻牛酒以交驪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

司馬長卿晚索隱曰小顏云尚猶配也而厚分與其女

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

君皆請為內臣索隱曰鄭氏斯音與張揖云斯俞才俞

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者舊傳謂之

斯叟華陽國志云邛都索隱曰張揖除邊關關益斥曰斥廣也西

至沫若水索隱曰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牛微外至犍道入江華陽

國至漢嘉縣有沫水音妹又音未南至犍犸為微索隱曰張揖云微塞也

通零關道徐廣曰越雋有零關縣橋孫水韋昭曰為孫水作橋以通邛都

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

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索隱

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正義

坐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攘

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馳定存存邛略

斯榆舉苞蒲索隱曰服虔云夷種也蒲字或作蒲也結軌還轅索隱曰張

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

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索隱曰案羈馬絡頭也縻牛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

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

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邛都縣有四部斯叟一也

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焚道通南中置越雋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犍犸犍犸王首置犍犸郡也

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焚道通南中置越雋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犍犸犍犸王首置犍犸郡也

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焚道通南中置越雋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犍犸犍犸王首置犍犸郡也

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焚道通南中置越雋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犍犸犍犸王首置犍犸郡也

夫邛笮西夔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
不以德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
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曰陋不識所謂使者
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
余尚惡聞若說索隱曰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然斯
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
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
所異也索隱曰案常人見之以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索隱曰張
揖云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眾人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

出汎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倚嶮而不安夏后氏成之

乃堙鴻水決流䟽河漉沈贍蓄徐廣曰漉一作灑。索隱曰鹿音鹿蓄音炎漢

書作灑汎澹災解者云灑分也音所宜反澹安也沉深也澹音徒暫反東歸之於海而天

下未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曰案謂非獨人勤禹亦親其勞也心煩

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胝種也一作戚

作媵音湊膚理也胝音臄。索隱曰張揖曰媵一作戚躬體也戚湊理也韋昭曰胝戚中小毛也胝音真尸反

莊子云禹胝無胈脛不生毛李願云胝白肉也音蒲末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

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索隱曰孔文祥云委

瑣細碎握攬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

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

勤思乎參天貳地

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已并天為三足參天也故禮曰

天子與天

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

毛詩傳曰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濤衍

溢

索隱曰案浸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

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

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

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

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

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

望雨盍夫為之垂涕

徐廣曰盍音戾。索隱曰張揖曰

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

勤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索隱曰三方謂西

夜郎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

漢書音義曰以

微特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

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逃不閉

索隱曰逃遠言其疏

阻

深闇昧得耀乎光明

索隱曰阻深漢書作召爽三蒼云

忽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

徐廣曰提作禩音支。索隱曰說文云禩安也音市支友

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

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云張揖云合在於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

之事鳴和鸞揚樂頌土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由

於五帝登三王之上。索隱曰李奇云五帝之德漢比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減五登三此說非也虞

喜志林云相如欲減王帝之一以漢盈之然以漢為五帝之數自然足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

韋昭之說符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

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

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

避索隱曰案敞罔失谷也靡徙失正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

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

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

事稱病間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

宮在雍州蓋屋縣東南三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為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

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

殊能者故力稱鳥獲索隱曰張揖曰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也捷言慶忌

索隱曰張揖曰吳王僚之字勇期賁育正義曰賁音奔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

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

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索隱曰廣

雅云卒暴也音倉沒反駭不存之地索隱曰謂所不慮而猛獸駭發也犯屬車之

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乘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轅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傳射

於逢蒙索隱曰孟子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是也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

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

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

猶時有銜楛之變徐廣曰楛音巨月反鈎逆者謂之繫夫。索隱曰張揖曰銜馬勒銜也繫

也駢馬口長銜也周遷輿服志云鈎逆上者為繫繫在銜以鐵為之大如雞子鹽鐵論云無銜繫而禦捍馬是也

而沈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

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

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

垂堂索隱曰張揖曰畏簷瓦墮中人樂彥云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墜也非謂長簷瓦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

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

杜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

也其辭曰登陂池之長阪兮索隱曰陂音何反池徒何反坐人曾宮

之嵯峨漢書音義曰坐並也。索隱曰坐步寸反臨曲江之隍州兮漢書音義曰隍

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洲也。索隱曰隍音祈隍即碣字謂曲岸頭也有宮閣路今猶謂之曲江在

杜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事云樂游廣在西北是也

谷窅窅兮窅窅徐廣曰窅音力士反索隱曰窅古江反音灼通

谷窅窅兮窅窅索隱曰窅音呼舍汨或喻習以來逝兮索隱

及反漢書作輟訖然輕舉意也注平臯之廣衍觀衆

樹之翦夢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

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

今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

脩兮魂無歸而不食夙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

精罔閔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

孝文園令索隱曰百官志云陵園令天子既美于虛之

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

者臣嘗為大人賦索隱曰張揖曰大人喻天子向秀云

遠遊之體以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

大人賦之也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

山澤間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

非形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索隱曰韋昭曰此非帝

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今在于

中州宅彌萬里今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

輕舉而遠游索隱曰大淳曰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垂絳

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

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太熾黃白色起地

氣於長竿垂旬始以為慘兮世彗星而為鬚漢書音義曰旬如氣

如雄雞懸於葆下以為旒也鬚燕尾也世彗星綴著旒以為燕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

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也索隱曰

攬槍以為旌兮正義曰天官書云天攬長四丈末銳

屈虹而為綢漢書音義曰綢韜也索隱曰應劭云旌旒屈僂之貌綢音直

留反或音韜紅杏渺以眩潛兮焱風涌而雲浮漢書音

始屈虹氣色紅杏眇眩潛闇真無光也索隱曰蘇林

曰眩音炫潛音麴晉灼云紅赤色貌杏渺深遠眩潛混

合也紅駕應龍象輿之夔略透麗兮驂赤螭青蚪之螭

或作虹驂驚縱恣也据音據驕蠖以連卷索隱曰韋昭曰蠖龍

蟻蛭低印天矯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索隱曰張揖

輦卷音沛艾赴蟻仵以佻儼兮漢書音義曰赴蟻申頸

隱曰張揖曰赴蟻牙跳也赴音居勿反蟻音訖救反

仵舉頭也仵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儼音魚吏反

散畔岸驤以孱顏索隱曰服虔曰馬仰頭其口開正孱

上驤注云踉蹌鞞鞞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奕以采

倚徐廣曰蛭螻乍前乍卻也蛭音丑栗反蹀音勅略反

音義曰怵奕走也梁倚相著也索隱曰張揖曰踉蹌

疾行互前却也鞞鞞搖目吐舌也踉音褚栗反蹀音褚

略反鞞音過鞞音曷綢音徒弔反張揖曰偃蹇却器也

奕遠去糾蓼叫暴蹋以艘路兮徐廣曰艘音介至也

到反小顏云叫鼻高舉之貌踏音徒荅反

騰而狂趨漢書音義曰茂菀颯卉翕燦至雷過兮煥然

音屈三倉云踏著地孫炎云艘古界字也

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大陰兮與真人乎相求

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

厲飛泉以正東正義曰厲渡也張云飛泉谷也在崑崙山西南悉徵靈囿而選

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瑤光北斗標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

兮正義曰遵導應云五帝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

○正義曰天官書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僊傳云子明於沛銓縣旋溪釣得白龍

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漢書音義曰含雷黔羸也天上造左玄冥而右含雷兮漢書音義曰皆神名厥

征北僑徐廣曰燕人也形解而征也○索隱曰應劭曰僑此當是別人張揖曰王子喬也漢書郊祀志作王伯思非王子喬也而役羨門兮正義曰張云羨門碣石山

岐伯使尚方徐廣曰岐伯黃帝臣○案漢書音義曰尚方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

融驚而蹕御兮正義曰張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火正祝融警氣也清氛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絳雲蓋而樹

華旗索隱曰絳音粗內反使勾芒其將行兮正義曰張如淳曰蓋有五綵也云勾芒東

東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顏云將行領徒者也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

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正義曰張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云狄山堯葬其陽九疑山

陵營道縣舜所葬處紛湛湛其差錯兮索隱曰湛音徒惑反雜遝膠葛以方

馳索隱曰廣雅云騷擾衝菴其相紛挐兮索隱曰衝音膠葛驅馳也

息元滂淟泱軋灑以林離徐廣曰徑入靈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

流爛壇以陸離徐廣曰壇音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封禪書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鬼谷之崑崙

漢書音義曰鬼谷在比辰下眾鬼之所聚也楚辭曰賁鬼谷於比辰也正義曰崑崙口骨反崑力罪反鬼烏迴

今竭渡九江而越五河正義曰頽云五色之河也經營

炎火而浮弱水兮正義曰姚丞云大荒西經云崑崙之

地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國北阿僂達山南流會于

不可濟流入海阿僂達山一名崑崙山在雍州西南一

萬五千三百七十里又云弱水在甘州張掖縣南山下

杭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曰杭船也絕奄息總極

汜濫水嬉兮漢書音義曰總極葱使靈媧鼓瑟而舞馮

夷徐廣曰媧一作媧馮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

姓馮名夷以庚日溺死時若麥麥將混濁兮召屏翳

曰應云屏翳天神誅風伯正義曰張云

州有兩西望崑崙之軌正義曰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

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上為檻旁

有五門開明獸守之括地志云在崑崙肅州酒泉縣南

入十里十六國秦亡後魏昭成帝建十年涼張駿酒泉

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

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

神宮又刪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差之西即

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僂達山亦名建山建山亦名崑

崙山恒河出其南吐師子口經天竺入達山鳩水亦名

為海出書於西河北隅吐馬口經安息大夏國入西

海黃海出東北隅吐牛口東北流經濫澤潛出大磧石

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

大崑崙崑崙州謂小崑崙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沕泚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

隱避為光明也沕泚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也○正義

曰括地志云三危山排闥闔而入帝宮兮正義曰章云

在沙州東南三十里闥闔正義曰章云

闥闔天門也

淮南子曰西方曰西極之山閻闔之門載王女而與之歸正義曰張云王女青要乘弋等

也舒闔風而搖集兮正義曰張云閻風在崑崙閻闔也

鳥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

正義曰張云陰山在大崑崙崑崙西二千七百里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矐然白首

徐廣曰矐音下天反索隱曰矐音鶴。正義曰張云西主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鬢矐然白首石城金穴居

其戴勝而穴處兮郭璞曰勝王勝也。正義曰顏云勝代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赤

幸有三足鳥為之使正義曰張云三足鳥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必

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

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殫朝

霞兮噍咄芝英兮噤瓊華徐廣曰噤音祈小食也媿侵

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媿音熾。索隱曰漢書媿作傑傑仰也音傑

媿檢音魚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

倒景日在下。正義曰張云豐崇雲師也淮南子云季春三月豐崇乃出以將雨接豐崇將雲雨故云滂沛

馳游道而脩降兮正義曰游游車也道也驚遺霧而遠

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

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下崢嶸而無地兮

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愴恍而無聞乘虛

無而上假兮超無有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大

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

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正義曰姓所名忠也風俗通姓

氏云漢書所諫大夫所忠氏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

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

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

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

之初肇自昊穹今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

索隱曰文穎曰選數也率邇者踵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世近之遺迹也索隱

曰言循覽近代之事逖聽者風聲徐廣曰逖遠也聽察則踵蹈者可知也

曰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紛綸蕪蕪堙滅而不稱者

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胡廣曰紛亂也淪沒也續昭夏崇號也蕪蕪委頓也張揖曰亂貌

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曰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

士十有二二人索隱曰見轉詩外傳及封禪書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

存徐廣曰若順也駟案韋昭曰疇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亡軒轅之前遐哉邈乎

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

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五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

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到隆徐廣曰到蓋字誤皇

甫諡曰王季宅程故周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到字宜為程乎或為胙北地有郁郢縣

胙大也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到至也索隱曰爰於及也到大也盛也樊光云到可見之犬也徐及皇甫之

說皆非也以言文王大行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又改制及周而大盛也

服色失平之道於是成矣。○索隱曰：而後陵夷衰微于

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豈不善始善終

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

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

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

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揆厥所元終，都攸

卒。漢書音義曰：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

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美涌原泉。韋昭曰：漢

德，美涌如泉原也。○索隱曰：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

若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峯，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

之德。○徐廣曰：上暢九垓。

下沂八埏。徐廣曰：音衍。駟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

九重之天下流也。埏，若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

逝，適陝游原，迥澗沭沫。漢書音義曰：迥，近原本也。迥，遠

近者游其原。○首惡湮沒，闇昧昭哲。漢書音義曰：始為惡

遠者浮其沫。○然後囿騶虞之珍群。

微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微，遮也。麋鹿，

於庖。徐廣曰：導，瑞禾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

獲周餘珍，收龜于

岐。徐廣曰：一作放。龜，駟案：漢書音義曰：招翠黃乘龍於沼。

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

音義曰羣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紫黃湛河不下來余吾遲遲水中出神焉故曰乘龍於沼○索隱曰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羣黃蓋說其是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也

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囿為賓旅於閒館矣郭璞曰靈囿仙人名也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

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索隱曰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隕墜之於舟中也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

亦慝乎漢書音義曰介太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慝乎進讓之道其

何與與徐廣曰爽差異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末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禪為讓也○索隱曰爽猶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憚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憚音惠順也諸夏樂貢

百蠻執贖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車○索隱曰文穎云不獨

一物初創見也胡廣云符瑞眾多應期相繼而至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徐廣曰以况受上天之榮為名號○索隱

帝之上今言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虞華流別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蓋字又幸字似華故

因疑或遂定華字使誤也文穎云蓋合也言考合前代之君揆其榮而相比况以為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况賜榮名也於義為愜然其文云蓋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連上帝垂恩儲社將以薦成徐

文致令有華蓋之謬也上帝垂恩儲社將以薦成徐○索隱曰案漢書作慶成義亦通也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駟案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

索隱曰徐氏云擊猶垂非也應劭缺作絕李奇韋昭作
缺意亦不遠二神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

缺王道之儀羣臣惡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

辭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

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太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索隱曰案幾音輩亦

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

絕說者尚何稱於後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

而云七十二君乎索隱曰言古封禪之帝王是各並時而榮貴盛有濟世之勲而屈者謂言

抑屈摠不封禪使說者尚何稱述後代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

事不為進越索隱曰文穎云越踰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

地祇謁歎天神漢書音義曰歎誠也勅功中嶽以彰至尊

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

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

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

事徐廣曰錯音厝駟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用以展其官職設厝

其事業者被猶拂也音廢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校一作

義為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太將襲舊六為七韋昭曰今漢書摠摠之無窮徐廣曰

一作臚臚叙也○索隱曰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

聲騰茂實索隱曰胡廣曰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也前聖之所以永保

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索隱曰案謂用此封禪也宜命掌故悉奏

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

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

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

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饒也乃作頌曰自

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甘露時

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色慶反

滲漉水下流之貌也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徐廣曰何所畜邪嘉穀非唯雨之

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汜專濩之徐廣曰古布字作專。索隱曰胡廣曰汜普也

言雨澤非偏於我普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韋昭曰名山大山也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索隱曰小顯云

侯何也邁行也言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索隱曰案般般

班胡廣曰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攸攸睦睦君子之能廣

曰攸音旻和貌也能一作熊馴案漢書音義曰旻和睦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觀

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也茲

亦於舜虞氏以興索隱曰文穎曰舜百獸率濯濯之麟

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

也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社三代之前

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索隱曰胡廣曰采色炫

燿燿炳輝煌徐廣曰燿音正陽顯見覺寤黎烝索隱曰

正陽陽明也謂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索隱曰如淳曰

南面受朝也

此類以為漢土德黃龍為之應見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駟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

託寓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披藝觀之

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

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

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司馬相如既卒假大也

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正義曰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二十里至梁

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

徐廣曰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

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之屬。索隱曰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弒而經不書諱之也易本隱之以

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者也。索隱曰顯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

以天道接人事索隱曰張揖曰先

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眾庶也。索隱曰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眾民者也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

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彼小先

之得失者。索隱曰張揖云已詩人自謂也已小有得

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故詩緯云小雅譏

已得失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

之於上也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

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旌以

為靡麗之賦勸及風一猶馳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
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

相如縱誕

竊贊卓氏

其學無方

其才足倚

子虛過吒

上林非侈

駟馬還叩

百金獻伎

惜哉封禪

遺文悼爾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
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
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
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

康熙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

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

曰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真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

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

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

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卽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卽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

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圍獵

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

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椎辟陽侯

索隱曰漢書作

襄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未亥袖四十斤鐵鎚令從者魏敬到之

正義曰劉古鼎反劉謂刺

劉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

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

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

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

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

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

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

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

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反谷口漢書

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

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

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

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

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

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

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

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

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大夫但張

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贊曰官為大

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

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

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

失官爵稱七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

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朱武以文帝後

元年卒諡剛嗣子謀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

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

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

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

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索隱曰

簡姓也

音姦嚴助傳則作間忌字音亦同。正為棺擲衣衾葬

之肥陵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

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慢誑也實葬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又作

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

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

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

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

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

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

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及淮南吏

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

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

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吏請忌簡忌

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舂又請長願人見長怒曰

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

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

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

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

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

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郡廣

曰嚴道有邛樊九折阪又有郵置駟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

故曰嚴遣其子子母從居索隱曰案樂彥云安縣為築

蓋家室皆廩食給新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

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今故美

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宅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

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表

益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且

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

為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

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

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吾安能勇吾以

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

食死至雍正義曰今歧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

表益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益曰不可柰何願陛

下自寬上曰為之柰何益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

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

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

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

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

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漢書音義曰尺

布斗粟猶尚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贊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况以天下之

廣而不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

顓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胤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

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正義曰諡法云置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

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

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

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

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

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

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

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

已破衡山王朝土以為真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

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褻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



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
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
畔逾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
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
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
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畧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
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
昌號曰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
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

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
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
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畧者妄作妖言
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
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徐廣曰訶伺
候采察之名
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
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
展曰訶捕也孟康曰訶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
偵劉氏及包豈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
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凡杖不朝淮南王王后奉
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
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
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

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

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

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

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毆擊元朔五年太

子學用劔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劔

也乃及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

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請

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

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被遂亡至

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被告章廷尉及河南共

治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王王后討欲無遣

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

索隱曰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詰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

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劾不敬王以請

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

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

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

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

曉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

百官表云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

宏姓殷也

其顏色和訊王以斥蠹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不無何罪

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

者蠹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

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被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

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

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

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

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

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

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官路由長安來姚丞

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

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

吳等案輿地圖蘇林云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

署兵所從入工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

東工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

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

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

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

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於

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露衣也王怒繫伍

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
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
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
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
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
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
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
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
女子紡績不足於衾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
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項肱

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
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
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
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
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
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
振子萬童駟案薛
綜曰振子
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
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
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曹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
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
家其上人有至會
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

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
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
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
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
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
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
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
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
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
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也復不朝王四郡

之舉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索煮海水以為鹽
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
民衆行珠王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
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陽之間奔走而
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
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
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
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
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
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

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

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

怨結而不揚涕滿臣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

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

以為子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錄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

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

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

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

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

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

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

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

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

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

淮南有畔遂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

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

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

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

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

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

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拓

名玉恢所謂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

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

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

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

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

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

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

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

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

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

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

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

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

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

有一言之交且吳何知反○索隱曰案知猶解也漢

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今

我令樓緩

漢書曰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

南亞名先要成臯之口

正義曰成臯城在河南南澗水縣東南二里周被下頰川

兵塞環轅伊關之道

正義曰環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關故關在河南縣南

九十里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

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關

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

正義曰即成臯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

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驎

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彼

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

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

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

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饑饉

棘矜也

徐廣曰大鐃謂之剡音五哀反或是饑乎○索隱曰劉氏饑音五哀反擊音自各反又饑鄒音

音廉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

下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素則役之也

父不寧子兄不便第政苛刑峻天

下熬然若焦

索隱曰即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

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

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

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
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
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
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
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
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使
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鬻故曰耐古耐字與髡髮膚之意蘇林以為為法
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若態反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

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晉灼曰百官表

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

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

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官作

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

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

君冠賜御史○索隱曰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曰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

無定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王欲發國中兵恐

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

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

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

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

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

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

翻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

者江疆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

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屈疆江淮閒猶可得延歲月之

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

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

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

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

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

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

也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

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

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到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

自請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

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

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
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
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
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
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曰案肄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
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
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
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
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
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

國史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使而非真宗室近幸臣不在

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為士伍母得宦為吏

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以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

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

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

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卽位凡四十二年元符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

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

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

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為

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
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
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逾反具亦心結賓客以
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
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
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
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
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
史四百石已下
自調除國中今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
天子皆為置之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

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
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
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
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姪又
與客姪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
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
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
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
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
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
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



王后知王决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工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宫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

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朝車鏃矢

徐廣曰朝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救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

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

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

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巴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

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

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

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

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

索隱曰羸音盈人姓也言孝作朝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

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
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
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
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
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
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
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
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曰按漢書表司馬安也大行
息索隱曰案漢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
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

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
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
皆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

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
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
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
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僞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
矣

索隱述贊曰

淮南多橫

舉事非正

天子寬仁

其過不更

朝車致禍

斗粟成詠

王安好學

女陵作訶

兄弟不和

傾國殞命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漢太

史

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翺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索隱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康熙三十五年重校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

孫叔敖者

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昂曰有

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

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

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

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

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

各得其所

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小以為大百姓不便

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

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

復矣後五月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

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

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

索隱曰庫

下也音婢

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

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

索隱曰柵門限也音口本反

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

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

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

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

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

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

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著

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

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氏為相

索隱曰按

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贊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

記異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

產為相

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翽之子與子產同時蓋

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

犁畔二年市不豫賈

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

三年門不

夜關

徐廣曰一作閉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

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

安歸

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

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珮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

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

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
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
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
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
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
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
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
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

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

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

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

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劔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

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

離過殺而伏劔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

奉職循理

為政之先

恤人體國

良吏述焉

叔孫鄭產

自昔稱賢

拔葵一利

赦父非愆

李離伏劔

為法而然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

汲黯列傳第六十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大國時

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

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嚴孝景帝

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

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
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
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曰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
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
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
為榮陽令黯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
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
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
諸侯內史各一人
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
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
貴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

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
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
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
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絮好直諫數犯
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
為孝王將素抗直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
索隱曰漢書見名棄疾亦
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
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
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黯
欲施仁義也黯
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

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戇愚也音涉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

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

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

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

事○索隱曰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徐廣曰最上數音所角反

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曰踰音庚案漢書作

音庚案漢書作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雖自謂黃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

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

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

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藟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

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

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

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

圜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

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

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乃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

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
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
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
曰讞音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
魚列反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陷人於罪使不
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
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
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
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
姁為皇后然黯與之禮人或記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

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
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
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
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
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
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
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
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
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

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

官無錢從民贖馬索隱曰贖音時夜反民或匿馬馬不

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

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

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

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

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

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

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

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

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

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于

邊關乎應劭曰闕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為

闕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

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

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民多盜鑄錢楚

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

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

江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
 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
 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索隱曰今猶即今也
謂今日後即召君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
 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
 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
 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
 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
 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
 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

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
 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
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
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
七歲而卒
徐廣曰元
卒後上
 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
 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官四
 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
 十人濮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
信
 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
 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

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

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兒服虔曰梁孝王弟聲聞梁

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驛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開驛可以請賓客○索隱

曰置即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

日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

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

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村至九卿為右內

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

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

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

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

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

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

聞入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

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

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

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

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儉人徐廣曰一作人

一云賓客為大農儉人儉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

駟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儉也

贊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說音鄭就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儼人取庸直也或者貴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適負也辜較字亦作酷推推者獨也言國家獨推酷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多適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零落猶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
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邳一作邳○索隱曰邳音圭縣名屬京兆始

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情態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

河南矯制

自古稱賢

淮南臥理

天子伏焉

積薪興歎

伉直愈堅

鄭莊推士

天下翕然

交道勢利

翟公愴旃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漢太史公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案隱曰案謂與者課功者至於廣

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

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出疆國故孔子

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

康熙壬午重修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

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

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

餘君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

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

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

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子

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

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臺子羽

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亭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

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

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

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

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

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

焚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陽之東號慈儒鄉溫陽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

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悉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

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實

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六藝從此缺焉陳涉

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

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

夫驅瓦合適戍索隱曰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

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

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

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諱誦習禮樂絃

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

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

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

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綰韓

信然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

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學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

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

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常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左反

索隱曰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

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按張華

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

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皆字呼之耳

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索隱曰母音無胡於趙自董仲舒

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繼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

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

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

正義曰自此已下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皆弘奏請之辭

若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

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

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

賢材焉謹與太常減漢書百官表孔減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

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序正義曰序舒也

言舒禮教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

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

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

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

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

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

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借索隱曰計吏也借

俱也謂今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

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

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不材及

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

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

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以文學禮

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

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中正義曰補左右內中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大行

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

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

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

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負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

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

于魯南宮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呂太后時申

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

子郢俱卒學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曰楚

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于夷王郢立四歲薨于戊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腐

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

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

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

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

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

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徐廣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

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

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

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寶太后好老

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

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

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附之

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

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

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徐偃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

為膠西中尉鄒人關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為膠東內

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日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日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臣下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

轅固生日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

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

多渴死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

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

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

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

律乃使固入圜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

假固利兵下園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

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父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

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

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

言詩皆本韓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

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孫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

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

曰賁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

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

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

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

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

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

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請

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

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養也何休注公羊為烹為養案有廩養卒廩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

開行儻質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
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
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
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
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
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
符元年九年
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义然無有
所臣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
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
維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

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

是矣索隱曰琴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歛爾
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一八篇取象二十一八

有河圖乃有百篇可知以今文辯古篆隸推科斗以定
五十餘篇並為之詩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
二十九篇得多少十六篇
是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

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

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
隱

曰漢書作
頌亦音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

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

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

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
案鄧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曰
單音善

軍姓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以禮為

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

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劬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

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

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傳也仲尼弟子

人周子家堅堅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而

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

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

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佗以易為太子門

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

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父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

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

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

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

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

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

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

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

舒徐廣曰一作舒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

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

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

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

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

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

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

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

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白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

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有蘭陵楮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

段又作温呂步舒楮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

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

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

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

孔氏之衰 經書緒亂 言諸大學

始自炎漢 著今立官 四方扼腕

曲臺壞壁 書禮之冠 傳易言詩

雲蒸霧散

興化致理

鴻猷克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李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

網嘗密矣

索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疑肺

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

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

治若救火揚沸

索隱曰言本弊不除

則其未難止也

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

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

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園

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

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及秦之政破觚為園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

斲雕而為朴

也斲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也

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

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曰在道德不在嚴酷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呂氏已敗遂會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

竇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郵

都寧成之屬

郵都者揚人也

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郵音質漢書云河東大揚人

以郎事孝

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

入上林賈姬如廁

索隱曰案趙王彭祖也

野彘卒入廁上目都

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

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

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郵都濟

南矚氏

漢書音義曰音小兒隱曰荀悅音爾鄒氏

癩病也

○索宗人三百餘

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

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

徐廣曰髀脚戰慄也

居歲餘郡中

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

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

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

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

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

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

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不予予魏其侯使人以

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

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都免歸家孝景帝乃

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

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寫人象案寫

一云青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

后乃竟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

臨江王獨非忠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徐廣曰寧一作甯穰人也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淫薪徐廣曰一

無此字案常昭曰言急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

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中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都尉若周

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

索隱曰

皆步人

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戒往直陵都出

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

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

正義曰

中尉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復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

非常故執此鳥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

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徒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

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

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歸

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音他活反謂脫鉄鉄也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賈

賈買陂田千餘頃

索隱曰賈音余桀反賈除也又音勞賈音天得反

假貧民役

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

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

陽氏

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

由以宗家

任為郎

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相屬此於宗室故曰宗家也

事文孝及景帝景

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

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

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忤

漢書音義曰堅伎也

司馬安之文惡

漢書音義曰以俱在二千石列伺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

日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壽也言廣

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

馮音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

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

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

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釐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青勝故釐

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為廉平

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吾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

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

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作

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

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

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

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

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父死後湯為長安吏

父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

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

封為周陽侯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

帝昭曰為之先後

及出為侯大

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

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

漢書音義曰方中茂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

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武

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

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

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刻於守職之吏

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

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

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

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

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

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

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如取他人也又云陽浮

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徐廣曰姓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

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

索隱曰傳音附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

李奇曰亭平也

○索隱曰使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

之平疑事也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

帝昭曰在板繫○正義曰後謂律令也古以被書之言上

所是著之為正尉以廷尉法
令央平之揚主之明監也
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

謝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吏賢者正義曰百官表

云廷尉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

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上意

臣不用愚昧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

不從至此也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異常釋聞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

原即奏事上是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

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

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吏輕平者所

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

言之欲與輕平也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

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

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

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

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乘

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秋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

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

廣日元狩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

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

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正義曰緡音岷錢貫

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今用緡

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

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

天下事皆

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

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

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

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

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

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

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

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

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

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

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

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

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人盜乎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

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守之

之以并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

寇盜也

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
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及湯以交利
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
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
丞憲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
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
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
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
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
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

之并上書告湯六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

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

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

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

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

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壘陵以送死丞相青

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

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

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

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為會稽郡

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

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

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

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

臣楚士正義曰周末越工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為朱買臣為楚士深怨常

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

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人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疆人也官再至濟南

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誦體於湯湯數行丞

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

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

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田信也

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

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

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

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滅宜亦奏謁居等事天子

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湯簿之簿悉責也

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

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

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

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

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

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切人音敷妙反縱有姊姁索隱曰李

奇音吁孟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

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

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

名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愠藉音才夜反張晏

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

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

索隱曰案王太后之女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

號脩成君其子名仲

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

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凌姦

及受財物除國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

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

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

人關者漢書音義曰隸關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

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

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

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三姓大族南陽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

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

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

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

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楮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贖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

而栗猾民佐吏為治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于預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是時趙

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

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

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

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

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

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郵

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曰卒音七忽反道多不

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噉之徐廣曰至冬

楊可方受告緡索隱曰緡音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

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索隱曰緡錢實也漢氏有告緡令楊

可使者索隱曰謂求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

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補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

棄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椎埋為姦殺徐廣曰椎

文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

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

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

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

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

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

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今郡具私馬五

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

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

者乃死家盡沒入償減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

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

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

國梨求索隱曰梨音梨梨比也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

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

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

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按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

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關中楊云麻成

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

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在音士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

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

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

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

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

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

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

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

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

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索隱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還

免為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而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

惛惛不辯索隱曰惛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

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畧吏苛察盜賊惡

少年投鉅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曰鉅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倉音胡江

反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索

隱曰伯音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以牧司姦盜賊温舒為人調

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

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

豪焄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尉

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

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

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

帝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

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五丈而未有

人温舒請覆中尉疏卒得數萬人作上詭拜為少府徒

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

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死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

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

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婿家亦各自坐他罪而

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

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歛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温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杜少齊有人亦有姓假者也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

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常昭曰沈沒也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王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也減宣者楊入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

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

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

官有大廐各五丞一尉也

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

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

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

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

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

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

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

漢書曰成信亡藏

信亡藏

上林中宣使郡令

正義曰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

格殺信吏卒格信

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

杜周任用

杜周者

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明

南陽杜衍人

索隱曰地名也

義縱為南陽

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

史使案邊失亡

文選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

所論殺甚衆

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

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

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

宣為左

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齊者

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又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

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

漢書音義曰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

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

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三千石繫者新故相

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

廷尉以章劾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遠證案數百小

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

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

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

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

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

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

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

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為

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

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鄧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鄧

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

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

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

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

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徐廣

日一本無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

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

李貞檀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徐廣曰一作成○索

隱曰推音直追反藏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

翊殷周螻鷲索隱曰螻音螻蛇鷲音至以言奇酷比之螻毒鳥水衡閹奉扑擊

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

太上失德

法令滋起

破觚為圓

禁暴不止

姦偽斯熾

慘酷爰始

乳獸揚威

倉鷹側視

舞文巧詆

懷性可恃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終

